

访谈

边看边说

“小说上舞台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再创作”

——专访话剧《千里江山图》导演王晓鹰

“革命先烈中的绝大多数,如今已经模糊了自己的面容而融入了人民百姓。我们应该记住他们,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牺牲。所有这一切,就是‘千里江山’!”3月23日,由王晓鹰导演,根据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孙甘露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话剧《千里江山图》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故事围绕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以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摹出英勇无畏的共产党人群像。这部话剧从去年12月1日正式开票以来,多次加演,首轮演出场次已超30场。“文学改编”“明星阵容”“悬疑谍战”,这些关键词让广大观众对这部剧充满了更多期待。

从文学经典到舞台精品,成功的改编注定是一次全新的再创作,这不仅考验着主创团队对原作的理解与把握,更考验着他们的舞台重塑与再造的能力。如何从文学的沃土中汲取营养,创造出穿透原著的舞台叙事,还原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立体呈现“理想和英雄的风雅颂”?记者专访了该剧导演王晓鹰。

从小说原著中获取“转译”密码

今年1月15日,话剧《千里江山图》正式建组,此后两个多月,导演王晓鹰全身心驻扎在剧组,带领演员从重新阅读原著开始,向着上世纪30年代风云变幻的上海靠近。早在2023年初,王晓鹰就已开始着手该剧的创作。在前期准备阶段,原著小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对我们来说是惊喜,又是压力,关注这部作品的人更多了,我们最终的呈现结果也将受到更多人的检阅。”王晓鹰说。

小说《千里江山图》共计34章,有24万字,书中人物众多,身份各异。想要在有限的话剧舞台时空进行全景式呈现,尤其考验导演删繁就简的能力。王晓鹰谈到,小说改编为舞台剧主要有两种改编方向,一种是仅延用小说中的部分情节和人物,将小说的故事当作创作素材,由编剧重新写一个戏,比如剧作家曹禺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四幕话剧;另一种是依照小说本身的叙述逻辑,并从中选择需要的段落,运用开放的舞台叙述方式,把这些情节松散地连接在一起,这也是目前运用比较多的一种方式,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徐晓钟导演根据朱晓平的三篇小说《桑树坪纪事》《桑原》《福林和他的婆姨》改编的话剧《桑树坪纪事》。

当然,改编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著自身的特点。谈到最初阅读小说时的感受,王晓鹰描述着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片段:“小说字里行间隐藏着很多细节和线索,语言又很克制,很平淡,不管是惊心动魄的情节,还是人物的英勇就义,作者都是在淡淡地进行描写,没有浓墨重彩地讲述他们的英雄行为和英雄气概,也没有写他们做这些事时的哲理化思考和内在情感抉择。尤其是小说结尾,还活着的那些人心甘情愿去做‘诱饵’,来到码头的小餐馆吃饭,这顿饭吃得非常平淡,他们坦然地面对着厄运的到来,十分清楚被捕后很可能会牺牲,可在作者笔下,他们的行为却又是那么自然而然、义无反顾,这背后革命的情怀、人的精神理想和内心情感,是读者能够体味出来的。”

因为小说的这些特点,编剧赵激最开始选了类似曹禺改编小说《家》的方式,把书中的人物关系、主要事件等当作素材,以陈千里和叶桃二人的关系为主线,按照戏

剧的表达方式重新编织了一个故事,这一版更侧重于叶桃如何引导陈千里走上革命道路,以及叶桃和父亲叶启年的关系等。“经过多次商议和讨论,我们觉得这不是改编这部小说的最佳方式。因为它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格,我们的舞台呈现不能把小说的特点完全抛掉,不能简单地讲述一个关于谍战的普通故事。”面对创作初期的这些困难和争论,王晓鹰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思路,那就是最大程度地依照读者阅读小说的体验,把文学阅读和戏剧表演有机结合起来,“立体”展现整部作品。“小说中情节的编织和各种线索的掩藏还是很严密的,我们要最大程度地保留。所以我建议,话剧开场就是一群年轻人在读小说《千里江山图》,在读的过程中,演员们轮流成为剧中人,全剧的结尾也落在小说原来的最终段落,依旧进行充满力量的朗读。”确定这个改编方向后,王晓鹰又带领创作团队反复打磨剧本,先后调整了三四稿,不断琢磨需要保留和剔除的部分,最终将小说改编为两万八千字左右的话剧剧本。“我不想



王晓鹰(右一)在指导演员排练 王维帅 摄

停留在从文字到舞台的单纯‘转译’,而是想从戏剧本体入手,在舞台呈现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找寻“诗化意象”的落脚点

文学格调决定了剧本改编的格调,也影响着舞台演绎的格调。“我们没有过多地增加文字,舞台上的语言九成来自小说,这是我们刻意为之。”王晓鹰谈到,处理整部作品时,他既没有强调其中的悬疑,也没侧重于“红色”,而是努力跟随小说的笔调,克制地讲清故事并厘清思路。“书中的悬疑不是单纯地依靠外部情节来推动的,而是主人公陈千里对整个事情的追寻、梳理、思考、推断促成的。所以在情节方面,我们更注重通过这个人物的思考变化、逻辑判断,把其中的情节理清清楚,这个就是戏剧的表达和对导演的要求。”

“诗化意象”是王晓鹰舞台艺术的创作密钥。在这部剧中,他通过渲染革命者的牺牲,将小说中内敛含蓄的情感转化为“诗化”的表达,重点放大具体的人性光辉,聚焦于人物命运的抉择。“剧中的每个人都是一首诗,他们面对牺牲时的选择是自然的,生命的态度是从容的,信仰是永恒的。我不会去做黄钟大吕式的描摹,而是将伟大悲壮的牺牲精神浓缩为一场聚餐、一次告别、一个拥抱……尽力还原这些年轻而普通的革命者不平凡的一生。”

作为当代中国戏剧导演阵列中的佼佼者,中国话剧导演学第一位博士,深耕舞台剧创作40余年的王晓鹰有着丰富的改编创作经验,曾将多部文学经典搬上戏剧舞

台,不管是外国小说《简·爱》《基督山伯爵》,还是中国小说《边城》《青春之歌》《大清国》《人民的名义》等,都很好地完成了从文学经典到舞台精品之转换。“我们当下很多原创戏剧作品,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写得较为仓促,内容单薄,思考也不够深入,在‘一度创作’上就影响了原创戏剧的牢固性,影响了对戏剧本体的进一步挖掘,而小说原有的深厚社会内容和人物生活质感,有可能给戏剧带来文学滋养。”

王晓鹰坦言,小说改编为舞台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展戏剧创作的思路,但是也会带来一些挑战。比如,小说的叙述相对自由、开放,而舞台呈现是高度浓缩的,不管是故事情节还是时空转换,都是相对封闭的。改编势必要把小说开放式的叙述引入到舞台上,创作者如果能充分地利用戏剧的“假定性”去处理舞台时空的转换、流淌、叠加、衔接,就能实现创新性呈现。小说给舞台创作提供了便利空间,帮助创作者将真实的生活场景或故事情节之外更多感性的东西,包括人物的内心、生命体验等,用更具诗化化的表达传递出来。”

从台词到表演,不断精雕细琢

在排练这部剧时,王晓鹰花了3天时间带领所有演员讨论剧本,当然,这一过程也离不开对原著小说的细读。“演员读话剧时,要花很多功夫去了解人物,包括他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有过什么样的经历,这些都需要演员自己来丰富,甚至要写详细的人物小传。有了文学作品后,就需要演员从已有的文本中去搜寻、去挖掘、去理解、

四处游历的大篷车,乱作一团的流浪戏班,各怀心思的演员,亦真亦假的戏中戏……当戏里戏外的人物关系渐行重合,围绕着一个“钱”字,众人将如何演好一出《怪客人》?4月19日,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林丛、杨佳音执导,法国作家、剧作家莫里哀的经典剧作《怪客人》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首演。全剧通过具有当代视角的思考与现代性的编排,试图让戏剧回归经典,让当代观众一同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欧洲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莫里哀被认为是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其代表作《怪客人》自首演至今已近四百年,依然凭借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拥有着被当代话剧舞台不断挖掘与呈现的可能。本版《怪客人》试图通过舞台形式上的“复古”实现对“欧洲古典喜剧”的一次“创新”。剧中,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们以17世纪法国流浪戏班的演出形式,为该剧制造了一层“戏中戏”的嵌套结构,使舞台上笑料百出、妙趣横生。主创们力图打破复杂的文本、穿越久远的年代,以独具创意的叙事带领观众理解舞台形象,发掘人物内涵,回归喜剧本真,诠释经典的文化内涵。同时,演员通过亦庄亦谐的演绎,不断拉近着角色与观众的距离,让古典戏剧的底色再度焕发新的光彩。据悉,本轮演出将持续至5月12日。(路斐斐/文 李春光/摄)

打破舞台与影像的「结界」

倪骏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与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央视网联合出品的首部文献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是一部有着创新表达的作品。它当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而是在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的完整话剧作品的基础上,有效地进行了影像的转换,“打破舞台与影像的结界”,将传统戏剧舞台的独特表演和现代电影艺术的经典影像融会贯通,铺设出一幅饱含民族情怀的文艺历史画卷。这也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国家话剧院启动战略合作后的首次尝试,是一次大胆且充满实验意味的尝试。

其一,从舞台艺术片衍生而来的戏剧电影,是一种守正创新的艺术表现方式。

作为首部文献戏剧电影,该片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电影史上独创的片种“舞台艺术片”——即用电影艺术手段表现舞台艺术的电影。这里说的舞台艺术,在电影学研究中通常是指戏曲艺术,古老的戏曲艺术与年轻的中国电影艺术相结合,产生了一个既保持戏曲特性,又兼有电影特性的新片种——舞台艺术片,这是地道的中国式的电影品种。作为中国电影最早的片种之一,中国电影在诞生之日起就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就是由谭鑫培主演的戏曲片《定军山》。我国早期戏曲片多属对舞台演出的纪录性质。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工作者通过大量艺术实践,将戏曲片发展成为富于艺术美的影戏合璧的统一体,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包括黄梅剧《天仙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京剧《杨门女将》等。戏曲与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可以取长补短,同样也做到了相得益彰。

虽然戏剧与电影这两种凝聚了不同美学思想的艺术形式在本质上存在矛盾:戏剧相对写意,有一定假定性;电影是写实的,要求高度的逼真性。而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较好地解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起来。该片在服从戏剧艺术特性及其审美特性的要求下,运用电影语言,把舞台演出电影化。一方面尊重了戏剧艺术特性,保持并发扬了戏剧在时空自由的结构原则下形成的以演员为中心的表演特点,把舞台上最精彩、“有滋”、“有味”的部分都收入画面,特别是保留和丰富了演员的表演艺术精华,使电影的强制性性与观众的欣赏要求达到统一。该片对舞台演出进行了适应电影表现手段的处理,尤其是原本投影在舞台背景上的多媒体影像,通过特写镜头让观众看得更清晰,甚至能看清演员细微的表情,可谓既保持了戏剧艺术独特演剧体系的舞台演出特色,又因电影化的处理而藏拙露巧,使其较之于舞台表现更集中、更凝练、更见光彩。

其二,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让我们看到国家话剧院做中国话剧自己的NTLive的可能性。

NTLive即“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ational Theatre Live),是英国国家剧院自2009年开始的一个开创性项目,旨在通过放映的形式向英国以及全球观众呈现当今世界舞台上最优秀的戏剧作品。说是现场,其实是在演出现场进行高清多镜头拍摄并卫星转播,以高清影像的方式覆盖剧场外的观众群。

NTLive率先推出的是海伦·米勒主演的《费德拉》,原作者为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据说当时就有约5万名观众在英国国内外200多个电影院观看。如今,NTLive项目在全世界获得了蓬勃发展,在中国,包括上海在内的18个城市的影剧院都有该项目的播放,吸引观众超过8万人次。

NTLive的发展和成功,使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密集型的戏剧艺术走出了舞台,走得更远。中国国家话剧院作为最具实验精神的中国剧院之一,用戏剧电影《抗战中的文艺》,将中国戏剧家们的创作以这种跨时空的方式带进影院,满足和扩大了观众对戏剧的欣赏需求,让摄像机捕捉到真实的现场感,也让戏剧在各种新媒体和娱乐样式风起云涌的时代有了更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杨茹涵)

第二届中小学“从经典诵读到语文朗读”教育教学经验交流大会举行

本报讯 4月12日,由北京国培京师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雷锋》杂志社、《十月少年文学》杂志社、吉林省榆树市教育局、重庆市巫溪县教育委员会和河北省传统文化促进会联合主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中小学“从经典诵读到语文朗读”教育教学经验交流大会,在清华附中永丰学校举办。诗人阿紫以及来自北京市各区县、重庆市巫溪县、吉林省榆树市和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等教育局领导、中小学校长以及师生共计800多人现场参加了本次交流大会。

《中国校园文学》副主编王盼以《将培育阅读素养深融入办学理念》为题作了主题分享。多年来,《中国校园文学》一直致力于对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素养的培养,以青少年阅读节、作家访学班、读书分享会、研学营、基地校、阅读之家等多种活动形式进入校园推动阅读。为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与习惯,杂志社每年

举办全国性征文活动选拔优秀小作者,每年定期举办教师笔会,为教师提供教学与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对所选拔出的优秀学生与教师作者,进行重点培训,为其拓展出更为宽广的文学发展道路。

开幕式之后,大会进入诵读朗读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研究课观摩阶段。来自北京、山东、河北等省市的8名初中和小学教师分别为大会展示了诵读朗读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研究课。国培京师未来阅读计划专家刘季宏介绍了“国培未来阅读计划”基本情况,作为中小学幼儿园“书香校园”一体化解决方案,可以让中小学生学习阅读依托于课程,植根于课堂,拓展于课外。未来阅读计划将通过会议、种子教师培训、实验学校项目合作等形式助力书香校园建设和阅读特色区域教育质量提升。大会最后还为展示展演的师生、研究课授课教师和指导教师、视频展示学校、诵读示范学校颁发了证书和匾牌。

(肖元)

